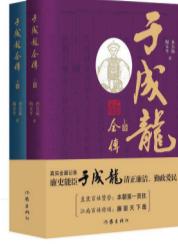




满满清操扬书香

——《于成龙全传》读后

□宋淑娜 白本



2022年11月,作家出版社推出孙东振、陶文冬两位地方学人合撰的新著《于成龙全传》。对于本书传主,笔者还须赘笔絮语数句。清初时期,有两位廉吏名宦皆名于成龙。一位是老于成龙(1617—1684),字北溟,号于山,山西永宁州人,官至两江总督,人称“清朝第一廉吏”,又有“于青菜”的美名。另一位是小于成龙(1638—1700),字振甲,号如山,辽宁盖州人,官至直隶巡抚、兵部尚书。《于成龙全传》的传主正是小于成龙。他的名声也很大,不亚于老于成龙。笔者在如皋东大街的古董店两次见到清末印书《于公案》,主人公就是小于成龙。此外,如皋地区的家谱中还有于成龙的撰文。此前,笔者判断为老于成龙,觉得不对,如今回头思量,也许是小于成龙。因为小于成龙曾经于泰州、高邮、兴化等地治水。因此,小于成龙的旧时故事,应当在如皋及其周边地区流传过。乡缘激发了我阅读《于成龙全传》的兴趣。

《于成龙全传》上下两册,共计85万字,以年系事,以事录人,以人记史,分为“青少年时代”“第一个职务:吏部笔帖式”“过继给伯父于得水”“初任乐亭知县”“滦州知州”“再任乐亭知县”“通州知州与抗震救灾”“江宁知府”等16章。全书洋洋洒洒,从内容到主旨,一言以蔽之:凿凿真历史,满满正能量。此书真是“一部传播真实历史、弘扬正能量的史学人物传记”。网上有书评人点评《于成龙全传》完全符合人物传记的文学特点:真、信、活。至于“真”“信”两字,得益于著者的苦功。历史学家钱穆有句名言:任何一国之国民,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之上之国民,对其本国以往历史,应该略有所知。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,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孙东振、陶文冬两位著者正是带着对地方历史的“温情与敬意”,怀揣着弘扬历史的梦想,奔波于图书馆、档案馆等处,查阅《河北文史资料全书》《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》《固安县志》等书籍,研读康熙《于成龙碑文》王士禛《襄勤公墓志之铭》于成龙《归田稿·序》等文,才完成此书。故而全书无论是大到历史事件,小至地名考订及蒙注解,都是可信的真实史料。

若说“活”字,窃以为若从内容出发,结合主旨来看,于成龙鲜活的廉官形象,永远镌刻在读者的脑海中。抑或可言,于成龙在防腐、反腐中的民本思想及刚正不阿的清操风骨,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。翻阅《于成龙全传》,具体论述于成龙清操风骨的文化基因,可以概括为正气与勇气,及清气与士气。

先谈正气与勇气,可以救灾免赋为例。康熙七年(1668)四月,于成龙出任直隶永平府乐亭县知县。两个月后,乐亭县遭遇洪灾,一片泽国,乡间屋舍大多遭到毁坏。关爱百姓的于成龙第一时间汇报永平府知府,希望朝廷可以免除百姓赋税,并且放赈救民。永平府知府顾虑甚多,坚决不同意。于成龙汇报未果,返回乐亭县后,他慷慨激昂,一边流泪,一边说道:作为地方官员,遇到如此巨大灾害,却不能让皇帝了解实情,这做的什么父母官?如果因为汇报皇上,得罪上级官员,即便丢官又何妨?他很有勇气,当即冒险撰写公文,越级向省中官员汇报。直隶巡抚甘文焜收到公函,又认真调查,上奏皇帝。康熙当即下令,委派户部主事携带8000两银子,前往乐亭救灾。乐亭当年田赋免除三成,部分受灾严重的百姓,免除全部赋税。古代官场中,官大一级压死人。于成龙为了百姓,不惧上级,甚至不惜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,这种正气背后的勇气,怎能不令人敬佩。这次救灾事件,不禁使我想起家乡如皋于明末历史上的几次救灾事件。如皋当时未能遇到像于成龙那样优秀的廉吏,幸有冒襄那样愿意奉献的乡绅,才能顺利渡过难关。相比之下,于成龙的正气与勇气,正是百姓的福气。他的勇气不只为百姓,也为同人。康熙十二年,直隶总督白秉真因贪污赈灾款项,遭到审查。于成龙清楚他是被冤枉的,于是向调查官员说:人心难测,不敢以无为有。办案人员罚去他一年俸禄。于成龙无怨无悔。

再谈清气与士气。康熙十八年,通州等地地震。士子出身的于成龙,搭建席棚办公。第一时间带头捐出俸禄,用于救灾,先是恢复文庙学宫,确保士子有读书的地方。当地百姓感激万分。

《于成龙全传》还录入大量相关的历史故事。“气场”十足的《于成龙全传》,令人难忘。著者之一的孙东振表示:讲好中国故事,让历史文化活起来……坚定历史自信、文化自信,坚持古为今用,推陈出新既是每个文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,也是这部《于成龙全传》创作的初衷。因为满满清操,于成龙的形象真的“活”起来,活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。



忠实地记录花木的美德

——读马国福新书《人间烟火,皆是深情》

□朱成玉

我曾经在自己的散文《木字旁的人生》里引用过卡雷尔·恰佩克的话——“盛开的玫瑰是给业余爱好者观赏用的,而园丁的快乐则是另一种更深层次的、类似于接生的快乐。园丁死后不会因为吸了太多花香而变成蝴蝶,他们只会变成蚯蚓,一点点地啃着黑乎乎的、含氮的、略带苦味的泥土。”

读完马国福的新书《人间烟火,皆是深情》之后,我再一次想到这句话。同时,一个“园丁”的形象跃然纸上,但我不想用“园丁”这个词语,因为乐于自嘲的他说自己是“貌如土豆的中年油腻男”,却“只想做一个花木的仆人”。所以我觉得“仆人”更符合他对于花木的“忠诚”与“膜拜”,这从他那密集的关于花木的描写文字里可以窥得端倪。

他写油菜花,“毕业于冬天的舞蹈学院”;写玉兰,“借走了黑暗所有的光,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”;写扁豆花,“在秋风中提着一簇簇花苗”;写卷心菜,“内敛,不善言辞,那些好事的毛毛虫总是不安分地侵入,镂空它绿色的衣裳,企图打探它深藏在心底的秘密”;写桃花,“跃跃欲试,紧实的花骨朵被得严严实实,仿佛里面藏着头条新闻,等待时机一到,就引爆天下、广而告之”……这样的句子在文中随处可见,优美、诗意而又充满灵性。时下里,以“草木”之名写出的文字很多,颇有泛滥之势,但真正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却并不多见,文意重复,句子老旧,更有甚者,对朱自清和汪曾祺“敲骨吸髓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而马国福的这些书写无疑是独到的,有着很强的辨识度,让人在众多的叙述里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独属于他的“马氏花木”。

比如:

“所有的植物都有一间当铺,它们坐在时光深处,随着二十四节气的更替,当掉它们的花、香气、颜色、果实、汁液乃至肉体,只留下自己的美德。”

再比如:

“如果有一天,风掌握它的密码,一层层打开这些蜡梅的包袱,我们会看见比黄金还金贵的心;这些香来自蜡梅的本性。”

哪个关节、哪个穴位、哪个器官?我们肉眼看不出它幽暗深处的光亮和喜悦,而香气是它的血液,在树皮下流动。这是一条细小的香河,河网纵横交错,输送着金光和美德。”

他善用比喻,说桂花是“植物界家里有矿的金主”,又是“儒家文化的传播者”;说中草药是“民间慈善家”;说冬天是“植物们的学前班”;说春天“就是一幅国画,那些花儿就是它的印章,它懂得留白,懂得空间和线条的美学”;说霜“是大自然的法官”;说沙枣树“像个从战场上退役的壮士,尽管因伤致残,但它毅然向上奔着天空,仿佛那上面藏着它的什么东西,它非要把找回来似的”。

他精于以物喻人,写梅花的时候,警示我们“美好的事物不宜太满、太盛,太盈则亏,亏则逊色”;写结雪花的时候,告诫我们“日久见人心,好人的好,到了最后才认清”;写蜡梅的时候,抚慰我们“尘世疲惫,有泪可挥,但不要觉得人世悲凉,还有一个角落、一盏灯火在等待着你的临门”;写蔷薇的时候,提示我们“生活可以过得平常,但不可以太平庸……要成为那一个往世俗深处走去、向灵魂高地攀行的人”;写牵牛花的时候,点透我们“天真可贵,淡然最美”;写无患子的时候,提醒我们“所有的功德不是一夜之间修来的,而是一点一点积攒的。就像过日子,不挥霍,把好光阴一针一线、一粥一饭慢慢节省出来,到了重要的时刻供奉出来,成全美德”。

在他看来,植物的世界亦是江湖,他喜欢给英雄排座次,替美人争魁首。

每一种植物,哪怕是瓜果蔬菜,在他眼里都是各具特色的存在,总能找到它们与众不同的点。他写西瓜,“锁住了整个夏日的躁动”;写苦瓜,“是一个高明的医师”,又是“大法师……把苦当做信仰,在苦海里修行”;写芝麻,“微笑,却抱着天空的一角”;写花生,“最密的心事有着最浓的褶皱”;写丑橘,“个个虎背熊腰,似乎一身都是力气”……

在这本书里,国福不仅仅写花木,也写露、霜、雪、石头、鸟语等自然

里的一切,也写故乡,石匠和木匠等传统手艺,他不和你讲大道理,只是给你端来文字的茶点,一脸微笑地看着你慢慢品尝。

早在去鲁院之前,与国福就已有了神交,同是《读者》签约作家,写一种适合大中小学生读的美文,所以我和他的名字经常会在一些杂志和教辅书上挨着,所写文章经常被语文老师拿去出题难为孩子们,害得微博里常常有各种纸条留言,十有八九是来讨答案的,惭愧得很,那些阅读题我自己很少能答得上来,为此没少得到孩子们的揶揄,不知国福是否也有过此种困惑。

国福豪气,广交天下豪杰,总有朋友请客喝酒。去鲁院后,我蹭酒的次数比较多。国福是喜相之人,与之交往,心生愉悦,自然也就沾了不少他身上的福气。我是惜福之人,亦想如他给我的赠书上写的那样——肝胆相照,欲与天下共分明;意气相许,欲与天下共坐春风。此刻已是深夜,忽然想与国福说:“天南地北,共一点星光,举杯,我干了,你随意。”当然,我知道国福是不可能随意的,他是一饮而尽的人。我一直在想,这个喜欢“一饮而尽”的“花木的仆人”,遇到挚友与好酒之后的那种欢快,算不算是另一种“移情别恋”呢?恰恰相反,我觉得这反而是更进一步的忠诚,就像他每写一种花木都会顺带着引出一些人性的东西来,写着写着,就把自己也当成了一种花木。置身其中,才可以更好地去记录它们的美德。所以,不管是“花木的仆人”还是“酒的仆人”,归根结底都是“美的仆人”。

回到这本书上来。这是一本读完可以让你身心愉悦的书,不厚,合上的时候,像一封娓娓道来的长信,是写给草木的,也是写给岁月的。轻描淡写,只有轻盈,并无痛感,所以,放心打开它吧,不烫手,只醉心。



新书架

《缓步》
班宇 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缓步》收录了班宇近年来创作的九篇小说。作者与他笔下的人们站在一起,互为旅伴,途经软弱、孤独、恐惧与困顿,却不曾止步。他们共同抱持着重构生活的愿景,越过生命的田野和群山,缓缓行进,“相信一切为时未晚,还会有另一个夏天”。

《世说俗谈》
刘勃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刘勃以讲段子的形式来趣味解读《世说新语》中各种知名人物的行为和思想。以《世说新语》文本为基础,参照《晋书》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精准考据,将魏晋时期的诸多名士放进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,并展开多重线索的想象与推理,以更多元的视野来诠释魏晋时期的风流与苍凉。



萧何曹参遗址公园

曹参:无为而治一老翁

——《史记》人物之四十七

□陶晓跃

后来,曹参听说胶西有一盖公,深得道家黄老之说精髓,便派人持重金请他。两人相见,促膝而谈,相见恨晚。盖公审时度势,以为当务之急,治理邦国应该清虚无为,安土息民,并以此类推讲了许多的道理。曹参如醍醐灌顶,茅塞顿开。他让出自己居住的正屋,邀约盖公住进了进去,便于自己随时问道。曹参以黄老之说,治理齐国九年,齐国晏河清,百姓安居乐业。为此,曹参赢得“贤相”盛誉。

曹参未显达时,与萧何以沫相濡,彼此扶持,可二人成为将相后,却心生芥蒂,讳莫如深。萧何病重,即位不久的惠帝探望之际而问:“君即百岁后,谁可代君者?”萧何不假思索:“知臣莫如主。”惠帝又问:“曹参何如?”萧何顿首:“帝得之矣!臣死不恨矣。”君臣如此死别的对话,实在意味醇厚。惠帝富于春秋,萧何临终剖心。

而萧何的一番苦心,似乎又为曹参

灵感,他远在齐国,立马吩咐舍人:赶紧整理行装,我们将来京城赴任。果然,不出曹参所料,不久,便有朝廷使者前来召曹参入朝。曹参临行之际,不忘谆谆告诫后相:你要把齐国的监狱和集市当作寄存的物品,谨慎地保管,不要轻易地变动。后相不解:治理邦国没有比这更为重要?曹参语重心长:“千千万万,谨慎为是,监狱与集市,鱼龙混杂,随意变动,鱼儿便会乱跳,难以安身。曹参言下之意,也得给鱼儿安身之地,否则鱼儿便会到处作乱。”

曹参接替萧何成了汉室的相国,他用人的标准是“木讷于文辞,重厚长者”,而原先官员中那些花言巧语之徒,深文周纳之伦,沽名钓誉之流,“辄斥去之”。他照搬萧何生前的法规行事,依葫芦画瓢。这就是所谓的“萧规曹随”。

曹参不问朝政,甩手自得,日夜饮酒,很让一些官吏及宾客心忡忡,心急如焚,他们试图登门劝说忠告。可他们一到相府,就被曹参拉着喝酒,宾主觥筹交错,彼此不省人事。

相府的后园,挨着吏员的住所。有吏员整日饮酒高歌,曹参近臣不堪其扰,就拉着曹参去后园游玩,想让曹参惩治其人。没想到曹参听到吏员醉后的大呼小叫,竟让家臣在后园摆上酒席,大快朵颐之余,“亦歌舞与相应和。”弄得近臣们哭笑不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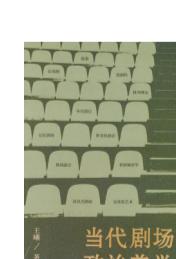
惠帝闻讯,心里直犯嘀咕:相国乃开国元勋,不理政事,难道是看不起我?于是,便让中大夫曹参的儿子曹窶回家私下打探:为何不理公务,替皇上分忧?并再三吩咐曹窶:“无言吾告若。”

曹窶利用休假日回家,若无其事,漫不经心地与父亲闲聊,然后拐弯抹角地规劝曹参。曹参勃然大怒,不由分说,也不顾及儿子中大夫的身份,“笞笞二百”,并厉声呵斥:“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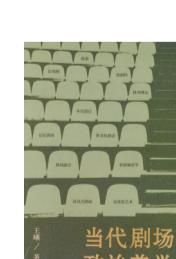
惠帝在朝上过问曹参被“笞”之事,直言:“我使谏君也。”曹参则不慌不忙,免冠谢罪,然后问:陛下与圣明的高帝比如何?惠帝答:不可相比。曹参又问:我与萧相比如何?惠帝答:你好像也比不上。曹参这才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:“高帝与萧何定天下,法令既明,今陛下垂拱,参等守职,遵而不失,不易不亦可乎?”惠帝释然。

司马迁援引民谣:“萧何为法,顛若画一;曹参代之,守而勿失。载其清净,民以宁一。”并盛赞:“参为汉相国,清静极言合道。然百姓离秦之酷后,参与休息无为,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”由此可见,垂衣拱手,无为而治,合乎世情,顺应民意。

而宋人王安石以诗讥讽曹参,“束发河山百战功,白头富贵亦成空。华堂不著新歌舞,却要区区一老翁”,不过是借题发挥,以他人之酒,浇自己心中块垒罢了。

《战士的餐桌》
从军 赵激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英国海军为何在数百年间坚持配给烈酒?美国大兵为什么如此厌恶斯帕姆午餐肉?德国军队的代用咖啡真的那么难喝吗?在苏联“125克黑面包”和“100克人民委员伏特加”意味着什么?日本海军在发动珍珠港偷袭前为飞行员提供了何种特殊食物?本书通过餐桌聊历史。

《当代剧场政治美学》
王曦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社会的力量冲突与精神流变曾通过形形色色的剧场向公众敞开,然而随着审美、政治、表演等活动的专业化,审美共通感、政治公意与专业技艺失去了内在联系,这为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审美化大开方便之门。“场景”“悲剧性”“年代错位”等多学科概念融会为独立的研究范式。

司马迁载录:“功:凡下二国,县一百二十;得王二人,相三人,将军六人,大莫敖、郡守、司马、侯、御史各一人。”齐国共有城池七十,受命之初,齐王年少,天下初定。曹参深感责任重大,而他马上打天下的浑身招数,却难以马上安邦治国。为此他煞费苦心,召集齐地长老、诸儒数百人问策。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,曹参不得要义。

《于成龙全传》还录入大量相关的历史故事。“气场”十足的《于成龙全传》,令人难忘。著者之一的孙东振表示:讲好中国故事,让历史文化活起来……坚定历史自信、文化自信,坚持古为今用,推陈出新既是每个文史工作者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,也是这部《于成龙全传》创作的初衷。因为满满清操,于成龙的形象真的“活”起来,活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。